

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十卷

贈北平劉雪舫叙

送孫無言歸黃山叙

送黃生會試序

贈王孝成序

送鮑生北游序

贈西陵林山木叙

送彭孺子叙

陳文長畫竹冊叙

贈薛藝復姓仲氏序

贈頓修上人序

送藥地大師序

贈迓旦菴遷居序

送汪舟次之贛榆序

贈劉毅可敘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叙目

善德紀聞錄敘

贈黃書思北游序

贈宋牧仲員外序

贈萬令君罷官序

贈別方西城序

贈張駘庵廣文序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

序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贈北平劉雪舫叙

癸卯十月，余客秦郵。劉君雪舫歸自燕，訪余黃黃山家。余久知劉君家世，及其爲人。三過秦郵，不得見。旣相揖，列東西向坐。余熟視劉君，肅然動容。色欲徑前就君執其手，相痛哭。嘔血數升。然後罷。時坐客甚衆，自貶抑心，愀然不懌者久之。明日報謁，登其堂，則見

故駙馬都尉鞏公所畫山水縣子壁拱手瞻視悲敬

交作而余自幽巷趣郎門入方丈之室見其墻戶案

几杯匱書硯以至服用細器塊然不相關之物梁云此何故妙在一解

于約說不出非不說出也目則皆若有所甚傷于其心欲痛哭而後已者余

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有頃君出其一門殉難紀畧

及鞏都尉城破自剄事示余受而讀之以前幾許拊膺泣下幾

不能終篇此曰從山進焉山先三月之變君年才十有五歲又生

長貴戚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乃其所紀殉難

本末於天子孝思劉氏先世所以與母若兄捐軀

殉國之大節、都城所以陷敗、雖倉皇急遽中、一言一事、莫不條理委悉、使讀者如日見耳聞、而悲憤感激、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嗚呼、若劉君者、豈常人哉、君去京師、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饑寒之狀、無弗身試、然君語皆京師音、而方願廣穎、隱然爲宗廟之犧、昔商民輸楛于河、手擁而弗敢墜、跪入之、弗敢投、夫楛非文王、民之楛、非文王之楛、而敬之若此、况親爲天子懿戚、爲忠臣孝子之子、若弟、雖庸人、猶將受敬之、而又况劉君之賢者乎、君好學工詩、其入燕

有燕游草悲涼怳壯不忍多讀吾意君馬首旣北夕  
陽在野望燕市城郭宮闕以燕游作餘波徘徊悅策馬而不  
能進者不得已而作詩詩如是無足怪也詩曰風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劉君日夜孜孜敬其身不負其志  
以視予相見鯁涕又其情之餘也巳

梁公狄先生日以史遷筆力作忠孝文字原  
委深至其妙全在空際吞吐跌宕處傳神  
丘邦士曰絕調○文以寫哀然風神聲度未  
嘗不摹史歐終不以摹古消滅悲涼也

○○○送孫無言歸黃山敘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敘凡百數十。壬寅子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蓋爲文以趣其歸。子謂子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僦廛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



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矢志無聊，恒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奇跡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一工一詩，擅一技者，無言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呂。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儻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術

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溪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邇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交。洗束筆。砥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隣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鹵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

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予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宗子發曰。命意獨高而寄託處渾淡不露。此中大有作手。是題名篇盈篋。不得不推此空作者矣。

○○○送新城黃生會試序 已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新城黃生光會予弟子也義不得不代之謀○江○云○突○起○今天下何病哉日子之答翟韓城也曰處者以

不苟利祿去就不侵然諾爲大出者○通○篇○以○以○以好士愛民爲

大○民○爲○經○好○上○爲○病○與○韓○城○者○意○同○而○法○無○一○今天下民困○相○似○豐荒稻狼籍於困露而饑寒於室四

海安恬而貧者無以生富者日懼其死閭閻側目重

足凜然有不終日之憂故吾伯子嘗言時和物豐而

民窮財盡此何故耶光會旣以秀民爲諸生今又舉

業今百業  
學而置八  
股若不務  
務情相厚  
籍簿永恆  
世之學雖有  
科學能其  
後而之終矣  
願也矣

於鄉自是舉進士積累至鄉相亦其常也而三百餘  
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  
目無聞見迂疎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  
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棄所爲舉業講經世  
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遠當民社之寄馭積滑  
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然方其爲諸生無一人之資  
而求通古今之務則舉業不專不精督學之法繩其  
後而身之榮辱分故經世之學爲諸生則不敢爲既  
舉進士則苦于無及惟夫舉於鄉者退無督學之禁

辱亂其心進未及民社之責此古人所謂不必爲大人而將且爲大人者天下之號爲士而可以學經世之學者獨有此耳吾嘗見世之士甫脫諸生志矜氣滿咫尺之地非肩輿無由至富者益務爲驕淫貧者可學之時際照愛民發此處舉一者民上明說橫嗟鄉里求田舍美衣服食飲日不暇給而何暇學或其賢者亦且優游燕會飽食安眠而嬉嗚呼吾甚悲夫其德可以學之地與時而自棄之也且令光會此以民論一舉遂成進士不暇學其上公車也必將浮鄱陽觀匡廬溯大江千里遙望故宮瞻鍾山然後橫江而渡

自河南歷朱鄭以達于燕。又或揚帆過金陵向京口。北趨揚州渡淮河以道齊魯。此皆光會往日貧困諸生時身所不得到處。其間各都大邑之風會山川之形勝。古聖賢奮興之跡。足以擴心胸增長志氣者。何限。仕宦屠沽賈術山澤中。皆有偉人。宜留意毋覲面覲面相失而身所經地數千里。為民數千百萬。井闢利害利害疾痛愁苦。必有接於目聞於耳而動於心者。昔邵康節先生謂諸弟子曰。有司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吾門人之出者。吾嘗以光會為賢。光會之祖多隱

德父勤於學，蚤世母苦節，植遺腹以逮光會，其可不  
自愛。又幸起貧困，嗜欲易給，筋力足以耐勞苦，當無  
爲世俗格例所變。夫貴不爲惡，則先欲廉；欲廉則先  
儉，光會固有可爲廉之質者。且汝起貧困而欲車馬，  
僕從飲食衣服之都，將安取耶？此皆余所欲代光會  
謀者，不可以默而不語。○隱○帶○愛○金○民、江南二吳子○身○以○每○上○作○以○擗、石交也。尾○類○發○不○盡

容長安光會試道吾姓字往求見之其亦必有以  
益汝矣。

江玉仲曰：詳復曲暢，有關世道而文氣豪宕，不羈



○○贈王孝成敘 名式孚

當天下之變在天下難事必有側儻非常之人好義而輕其身者毅然自奮於毀譽利害之外然後其事可濟而人平居草野無君國之責非常之事則不可以見其端每發於朋友夫朋友之絕於世也久矣吾嘗欲因是求其人以為非常之寄而不可一二得今夫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弭耳歛翼之說古之至人嘗川是濟天下之變雖然不得其說之所以然則相率為觀望持兩端者所口實大變起於目

前而吾方弭耳歛翼以求其濟則君父之危凶亦已  
久矣高郵王子孝成年少尚義槩吾門人黃之清父  
死而大難作家破幾殺身孝成以身護之禍及而不  
懼衆毀歸之不變其志乃得解吾於是嘆世之朋友  
猶未絕也庚戌余來哭黃山先生造孝成廬一面而  
別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故爲敘以寄之嗟乎孝  
成人才不易得大厦之傾賴於支柱古人弭耳歛翼  
之說未可盡以爲非然也吾聞孝成有弟又思氣豪  
邁淞江徐合素以慕黃山先生義亦護清於難依烈

之氣不可偏視吾恨皆未見其人孝成尚以予言質之

王築夫曰意有所鬱結而遇題發揮其屬望當世豪傑之旨淋漓慷慨却自深妙可味

○○○送歙縣鮑生北游敘

門人鮑夔生將發廣陵游北京再拜請曰先生其何以贈夔生予曰子姑坐予與子言昔子父又覲君僑吾賴予因吾兄交之及卒子方十齡旣而以詩文爲名士又立義輕財士之賴者必以子爲緩急然晟氣無嚴賓友嘗使酒罵其座人自童子後未嘗北面從師嗟乎夔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今遇予廣陵年踰

三十魁然偉丈夫而一旦立談爲弟子是豈有所未

足于心耶方今之士志弱者以天下事爲難爲而吾

入  
一  
三  
廣○事○不○自○足○仰○伏○任○事○第○人○

非其人志。疆者易視。天下之事。不自知其不足。此海  
內人。木所以萎靡。肉所以潰散。而無成也。予十一有聲  
黨序。自謂名進士。弱冠可致。將嶄然見風節于朝庭。  
廿一。丁國變。好交奇士。自謂能知人。常憶而中天下  
之故。則又竊視公侯之賞。爲吾分所存。今年四十有  
八。益讀書。久歷世變。方潦倒偷活草間。數受人欺。絲  
始信天下事。本難爲知人。不與富貴。功名不可作。而  
向之學。卽期待者。蓋妄也。京師公卿貴人。之所輻輳。  
草澤賢人奇士。所托依。夔生游。當必有遇。然人之僞。

者易知其似者不必盡偽而亂真益甚處士多盜虛  
擊公卿徒豪華屠沽卒伍或麤中不知大計若是者  
夔生何以自信此反每况在且夔生此行不實大誅則督撫下逮  
郡縣書記之任將因是習文武吏事知四方大利害  
仕于斯學于斯盡心以求即得如徒曰吾勤事以稱  
吾食無罪于人而已則梓匠輪輿之用心非吾所望  
于夔生也天下其反每况在變不可勝窮一人之智力不足勝天  
下之衆然惟能盡其心者則誠至而明能自知所不  
足則人必思益之虛僞之氣句勝不可居功一敗則

難。以。再。振。故。古。人。之。成。大。事。者。必。智。淡。而。勇。沉。廣。益。  
而。集。思。得。其。道。則。可。以。繇。可。以。相。反。其。道。則。不。能。治。  
一。家。夔。生。之。才。與。氣。于。世。有。所。用。數。聽。其。言。議。求。鍊。  
于。事。若。自。思。進。其。未。足。夫。夔。生。亦。在。乎。勉。之。而。已。吾。  
年。力。始。衰。年。力。始。衰。才。短。性。疎。懶。將。坐。而。須。老。嗚。呼。則。豈。不。望。才。短。性。疎。懶。將。坐。而。須。老。嗚。呼。則。豈。不。望。  
吾。之。徒。之。爲。之。也。夔。生。再。拜。曰。敬。受。教。于。是。書。其。言。  
以。爲。北。游。敘。

曹秋岳先生曰任事知人用世大學問在此  
歸之智淡勇沉方無失著使冰叔得行其志

當有大過人者。豈徒見之空言乎。然孜孜成就人才。所至必得奇士。吾謂道之行也久矣。○叔子之文。皆可見諸事業。故高于他人數十等。善讀者。必不以其文也。愚意欲合諸葛武侯王景畧等傳同看。方不負此文。難得大胸次承受耳。

閔賓連曰。有本有用之言。得意疾書。然如江河一瀉千里。自有曲折洞泐。其章法固不可測也。



○○○贈西陵林山木叙

蛟龍蟠於泥。或乘雲氣而飛。豪傑之士亦然。然龍潛於淵。水波不揚。竄冥若無物。其出也。與雲致雨。潤澤萬物。五穀果蔬卉木之屬。咸賴生長。蛟則不然。伏處而揚波。其出乘風雨。溢川澤。山崩裂。拔木發屋。破壞田畝。蹊遂。人物盡被其害。而不能致雨。豪傑之士亦然。器小者。逞志妄作。犯時而逆天。視人命如草芥。以僥倖於功名。器大者。志在濟人而已。故循分守常。遵時而不敢妄作。是以動而有功。關尹子曰。蛟蛟而已。

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故通乎老氏之說者，然後能知之。于讖林君於飲酒座上。

殆世所謂豪傑士。

又聞

君勇氣善擊劍。

卽日獨

身持襍被。

挾所爲詩歌游江楚豫齊

燕趙秦蜀以庶幾一用於世。

今天下號稱太平，然求才正急，世必有得君者。而君亦因是以相天下士，故於其行也，爲蛟龍之說以贈。

○○送彭孺子歸嶽山序

躬菴先生與余爲石交十二年丙申八月遣其兒子  
寧始來謁寧始生才四十六月能歌七月流火詩雜  
識君臣父子麟鳳龜龍等字畫百餘個間使侍側正  
襟端拱可一二時不欬跛偶群兒中特堯堯如沙間  
立石留翠微七日將歸嶽中余念持少物贈之索得  
舊佩小刀子一枚長徑寸有一分濶三分之一絕犀  
利命內人裂帛作小囊裝之寧始母嬉戲遺道路間  
○昔○年○矣○可○年○第○重○使○人○文○兒○休○然  
使爲群兒得也爾今不識文字持此歸視爾翁爾又

三。四。年。必。通。曉。余。意。古。史。傳。中。于。提。抱。特。爲。長。者。所。  
識。取。不。可。勝。數。吾。不。能。爲。爾。一。一。道。爾。長。必。成。人。毋。  
使。後。生。嗤。爾。翁。使。余。負。不。知。人。之。謗。繫。以。詩。曰。毋。謂。  
爾。小。利。器。不。可。以。示。人。韜。爾。鋒。括。爾。囊。及。時。發。之。誰。  
夫。當。

弟和公曰文甚磊砢勁折一銘比興尤精警絕人

兄云統種  
竹畫竹隨  
字間生意  
極巧而文  
以奇無勝

○○○陳文長畫竹冊敘

陳文長<sup>①</sup>畫竹余最愛之。余所居翠微峰石根拔起，  
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桃、李、橘、柚之  
屬，植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余種竹死而復  
種，凡又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爲恨。及余遊新城，得文  
長畫竹歸，縣勺庭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  
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家伯  
子東房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竹，  
驚歎謂觀其作業，直是顏柳家書法。畫師爲余寫像，

以下借一

丁字生出

許多議論

感慨復

迴環深情

不盡

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蒙以烟月俗  
氣頓洗文長畫竹多形態冊小當恐不盡其工然吾  
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  
數竿竹以爲奇玩而前年有司稱命取竹江南

窮山僻壤驛騷無不至余翠微峰頂竹莫得免今文  
長挾其冊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  
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真江南之竹恐以文長  
盡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或曰世之好似也久矣  
江南竹屬根擢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

風○陰○員○好○又○思○意○反○色○點○致○使○人○情○多○真○有○

縣壁間。颯然而風。雨至。烟雲愴恍。出入庭戶。卽真種。  
竹何異。文長竹益。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爲。  
人良易。能文藻。吳越多予。知交。又人好奇。必有知交。  
長者。予將惟文長之所之也。

兄善伯曰。命意旣高。而筆筆渾脫。但覺烟雲  
滿紙。筆墨之氣俱盡。

○贈薛藝復姓仲氏叙字叙功

人本乎祖故著姓以厚別姓而無別則無爲貴有姓矣然或以辟仇或因母鞠他氏或出嗣爲他姓子爰是改姓者古名賢往往而有然未幾卒復本姓孟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不可二祖不可忘故姓不可以久薛君長卿以文雅居吳市恂恂君子也其子藝亦謹飭好學壬子余僑吳門與薛氏望衡而居樂與其父子游乃知長卿固嘉興仲氏初長卿之祖仲士良教授吳門卒遺孤仲仁方七歲隨母適薛氏



恩甚備長卿再世不忍復故姓而薛氏本支子則有  
孫四人長卿嘗念本宗無嗣欲復姓則自曾祖以上  
不可考又懼辜薛氏恩徘徊不決者十有餘歲予告  
之曰無傷也薛氏假令無子恩重亦當令子孫分姓  
以主二祀今彼自有子孫而顧絕仲氏以枝駢于薛  
氏其可乎古之賢者如范文正公以母故片朱姓卒  
復姓范東里楊公以母故冒羅姓七歲時竊磚土放  
作神主私于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拜伏皆感  
泣卒復楊姓

此皆當其身復故姓者而洪武初黃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近如蔡忠襄公易陳歸蔡其可以無疑則再世而復姓者也長卿

長卿老矣藝之必爲仲

此不待再計決者是冬長卿子燕取婦吾謂長卿當因

是時擊豕醢酒召婚友告二氏先祖使藝復仲姓凡

婚禮請謁所書各皆曰薛某率男仲某名正而禮順

使祖後而無罪于薛氏此其時矣或謂奚仲封薛子

孫或姓仲或姓薛其初固一本也何必改姓子曰不

然仲與薛自先祖以來不知幾于世矣而今欲比

而一之可乎

長卿婚藝畢當往求大

父所自出

以附仲氏大宗嘉興多余知在

吾將遍贊諸先生大人使

知長卿父子爲嘉興仲氏也

陳椒峰曰議論嶄嶄文在韓曾之間

劉紫谷曰旣揭大義復指出應行之時與禮方爲忠告又如分姓主祀當身再世等語皆可示人典例勺庭文字有實用類如此

○○贈頓修上人序

佛之理極乎精微其教不可訓蓋爲人而棄父母絕  
妻子不五六年而人類熄固無是理也予生平于  
真僧敬之而勿好近三十年則遣遣好僞僧易曰窮  
則變變則通昔之爲僧窮乎儒今之爲僧通乎儒之  
窮非槩之乎言也蓋有之也壬子歲余在吳門遇僧  
頓修于劉紫谷家勿識也旣知予姓氏則追而反  
予曰予方慕子二十年嘗欲走寧都登翠微峰易  
堂以求見子者也

蓋頓修往學道

廬山與南康高士宋未有善因知子

既以母老歸

力作種

茶以養母

予又見其篤于朋友

重氣設若古之諡士心獨疑世有是僧既私于紫谷  
乃知頓修因歸安茅氏鹿門先生之曾孫國變後棄  
儒而僧者也 夫僧有始于真終於偽 有

以偽始以真終

又或始終皆偽愈不失

其真者

頓修

力修持不肯少背其教麒麟偽吾不知頓修何居而

予獨好之甚也噫彼學士大夫之爲僧乃遙遙踞方丈登坐說法甚或廣布施人財崇梵宇招來徒衆若市井人之營其家室謀子孫者則何也

王勤中曰其論于通中見刻其文于淡中見峭極力轉折却用藏鋒法玩味無窮

○○送藥地大師遊武夷山序

子性好山水力不能及遠嘗至淮上望黃河而反渡錢塘江不及登會稽山探禹穴然燕秦晉豫楚蜀間無日忘之獨謂閩越爲不足游及覽武夷山志慨然願游其地聞廣州陳元孝爲季弟道羅浮日出之勝又峻畫絕壑上下百餘丈人力所不到處有丘邦士三守橫勒丹壁丘邦士余姊壻維屏姓字也余于是又願游羅浮初藥地大師來吾易堂最稱邦士高壻不從人間得豈固有是耶丁未閏月師自青原游武

夷遷路新城、招晤天峯寺中、時余以授徒、閉關、竊出、  
痛談一日、夜不得止、余向與師相見、有猶龍之况、今  
別師七年、胸中新語、勃勃不自遏、明日師謂涂滄菴  
曰、冰叔昨與吾夜談、燭見暖、神采益壯、聲如洪鐘、余  
方病喉痛、不能言論、輟講席已數日、及見師談不倦、  
喉且頓瘳、獨恨身羈、課誦不得從、武夷游妄、意師到  
武夷有隱君子、爲師納屨、折杖結茆屋居、師又或有  
命云忽狀勾出正理  
如羅浮丹壁、事勒師名姓、師亦嘗不欲去、吾聞龍之  
爲物、大蟠天地、小藏爪甲、潛見不常、世不可得而制、



師老於武夷爲吾道南主人未可知也憶讀武夷志  
時崖穴懸絕朱棺蛻骨橫錯空際或以炭畫石壁輒  
飛肉登天心甚蕩慕又載朱晦翁楊龜山先生講學  
處及詩詠甚多余旣不束身道學又不能求登遐倒  
景化色五倉之術以汪洋超舉其身今從師游不好  
禪理然以山水之好則三者吾皆得而游焉

系。

倪閻公曰轉換奇險處絕似昌黎

俞右吉曰雲氣旋繞鱗甲隱現不能端視

○○贈逋且菴遷居序

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人之遷地能爲良者恒棄舊而就新積小以高大故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逋子且菴蓋三遷其居不出戶庭之內屢遷而益卑以小是殆與古之言遷者異然吾有贊於逋子易之節曰初九不出戶庭無咎逋子棄諸生隱於醫讀書賦詩以自悅而貧日甚且夫兌爲說坎爲險以兌之初應坎之初是一出戶庭而遇險也動則有咎宜處而不宜出故聖人以知通

塞許之。迨子貧不能守先人之室，售其與焉。于人而居堂已，又售其堂，居于廡所，居益隘。而迨子安貧守義，志終無少變也。迨子本中州人，先人業鹽筴廣陵。使迨子出其才能，苟且陰猾，以取資當世，雖高明之室，踰其先夫，豈不可致。然而欲無咎，也得乎人之患，莫大乎知通而不知塞。是以幽谷無定位，喬木無定所。遷無定義，吾以迨子爲有合於《節》之初九，而無悖于《詩》。是以《既》之。迨子好朋友，與予交，予再來廣陵，值其再遷也，於是爲文以贈。

孫豹人曰編詩而見吾友旦菴爰處詩曰爰  
處魚鹽市開門似閉扉日中兼暮粥秋盡典  
冬衣已驗人皆是還思我自非上蒼頻顧視  
端坐娛清暉高人之致讀之已想見一斑

李映碧先生曰探理於經而出以左史之筆  
然又絕不見刻畫之跡其文足傳其人矣

閻牛叟曰予與旦菴爲通家好以賈人子而  
去處合賢哲之肯叔子可謂闡幽矣文亦從

蘇子文集卷十

十

養氣得來

○○○送汪舟次之贛榆敘

古○學○校○爲○公○卿○大○夫○守○令○所○自○出○人○才○盛○衰○天○下○治○  
亂○之○故○莫○不○權○輿○於○此○故○學○官○重○得○人○在○昔○盛○時○有○  
自○學○官○入○爲○編○脩○侍○講○讀○者○而○龔○翊○以○學○行○爲○大○臣○  
特○薦○乃○授○太○倉○學○官○劉○亨○年○八○十○辭○職○天○子○爲○之○脚○  
踏○故○其○時○人○才○特○盛○公○卿○守○令○多○賢○者○天○下○又○安○其○  
衰○也○循○例○而○官○循○例○而○罷○率○以○昏○耄○貪○鄙○者○當○之○然○  
人○才○必○出○於○學○校○其○官○猶○重○及○夫○進○仕○之○途○紛○然○各○  
出○則○官○愈○輕○而○居○官○者○益○不○務○其○職○吾○嘗○謂○天○下○之○

筆力軟弱  
契在規模  
唐宋而未  
濟笑乎秦  
陳體裁也

官。自宰相至倉驛吏，莫不各有所事。雖其最貪庸惡劣，亦必有什一之功。波及君民，故一日缺官，則事不治。問今之學官，所治者何事乎？雖缺官百年，要無關於得失。嗟乎！今人才雖不必出學校，然終不可謂學校非育才之地。學官非造就人才之官，苟賢者當其職，其必有以異乎人之爲之者。與淮安之贛榆縣，最小而僻濱於海，俗不尚文學。吾友汪子舟次，教諭於是，舟次以文學名海內，然其人精敏通達，不肯一日以素食飽。此大有司才也，屈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

其意當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夫武城有絃歌文翁  
興文教於蜀官無小地無僻陋亦視其人何如耳。予  
聞舟次日董諸生講貫暇則咨詢利害佐其邑大夫  
以治斯民。頃自輦榆歸省親不一月遽去。曰吾不可  
以曠官也。其與予所商畧皆治民善俗天下所以理  
亂興衰之故。遂予與易堂諸子私論官制。謂縣令者  
宰相之所從出。學官者督學大司成之所從出。故爲  
宰相者必起家縣令。爲督學大司成必起家學官。如  
是而天下之治亂人才之盛衰乃可得而言。夫舟次。



循是不變其必將有所以用之與於其去敘以贈之  
黃仙裳曰只尋常贈送之文而數百年官制得失  
教化盛衰具見于此筆下亦有扛鼎之力

汪蛟門曰學校最重學官務得其人此論人人所  
知文特從今之學官無所事事轉折到必當有事  
處低徊無盡識力至高此爲有用之文

○○贈劉毅可叙

休寧劉君毅可以氣蒞聞於人而僑家蕪湖予數游江南過之弗值也毅可善游取貴於公卿往往爲州郡重客壬子仲冬予在吳門治裝歸毅可來相見毅可好古名人墨跡器玩善鑒別方與多人期觀唐宋以來法書遽辭之而同予湖舟上毅可篋中有書二十許皆貴人知名士所贈毅可之語因又知毅可故善擊劍彈琴琴有春濤月澗爲唐宋舊物而譽毅可。以琴者言人人同吾則謂毅可游公卿涉州府入幕

參計畫此非突梯脂韋求容悅于人則岸然自負能  
矜其交游勢力鮮衣盛佩以氣凌人者也毅可顧翬  
翬然不雕其樸蕭然若山林遠引之士然則世之人  
謂必柔顏媚心盛氣勢而後可以游於世者其言則  
惡乎其然與天下能久要人者惟真與靜真者惡偽  
偽者尤惡偽也靜者惡燥燥者尤惡燥惟真則偽者  
皆服靜則燥者可使平此非獨爲山林之士言也游  
乎世之途蓋未有不然者毅可所以貴其在斯與予  
又聞毅可性篤孝年二十時嘗割股療其母疾而不

敢聞於人。此又贈毅可者言。未嘗及之也。

李灌溪先生曰。說盡游世之弊。而歸於真靜。固不特學問之言。亦深於世故之言也。

門人林東孫曰。慨世而無一語。過激談理而無一語。近迂。

○○○善德紀聞錄敘

爲問象南作

子遊揚州。聞善人閔君象南。力善數十年。不倦。無幾  
微近名之意。閔君稱素封。余願見之。以嫌未嘗懷刺  
及門。然余五到揚。每到必聞。聞益詳。余歎曰。此真善  
人也。於戲。人者。天地之心。人至善則人未嘗到不善。則天地之心。病。心  
病。則耳目。質亂。血脈。榮衛。交錯。而百病作。是以有日  
饑。星變。山崩。地震。水溢。旱乾之症。人民橫死。盜賊發  
生。牛馬。雞狗。魚鱉。林木。卉草。金石之物。皆不遂其性。  
故曰。天不生善人。天道滅。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人性

本善也。善存於心，不見於行事，是貯五穀之嘉種，而不春澆以糞也。其實與窮餓而死同。且夫天下之層人，至衆矣。窮困者衆，何以吾獨豐于財？愚者衆，何以吾獨智？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下之人，天之衆子也。天以此子爲賢，故豐之，使恤衆子之貧，故智之，使教衆子之昏。父母以衆子之故，獨厚此子，而此子乃棄衆子而不恤，封其財，私其智，驕吝橫生，視衆子者，若草木鳥獸之，不與我同類，則爲父母祐安之乎？抑怒而奪其所厚乎？且人之夭折死亾者，常也。饑寒兵

寇刑獄疾病無不足以殺人吾何以獨久生於世是  
天將使之救衆子之死也故人生而不行善則其去  
死也也無幾何矣且吾所謂豐于財足于智固不必  
其勢位富厚聰明絕人者也吾能視則賢于瞽者遠  
矣吾能聞則賢于聾者遠矣吾日飲水飯蔬則賢于  
三旬九食者遠矣今夫飲水而飯蔬雖至貧者不免  
亦知乎一勺之水一粒之粟皆上天所祿養我者乎  
人浸假而有喉胃之疾則山海之珍錯羅方丈與脫  
粟半盂其不能食者均也食天之祿曠不事天之事

雖貧至飲水飯疏糲不免于天怒而况富厚者乎聞

君好善而不近名其庶幾得斯意以上正論已備至此吾聞閔君少孤貧

九歲廢書不能具束脯從師學長自求識字旋曉文

義讀史記蔡澤傳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徒步立談

取卿相數月而脫徙去之大丈夫當如此矣遂走揚

州赤手爲鄉人掌計簿以忠信見倚任久之自致千

金行鹽筴累貲鉅萬自是遂不復賈歲入自家食外

餘盡以行善事故君年七十有二筭財利數十年而

產不更饒嘗謂其族父無作曰吾平生得加在蔡澤



傳也。禧先徵君年十九喪先大父，貲產直二萬金，所  
行利人事，盡一歲之入，故家無餘財。先師楊一水先  
生作魏徵君傳，家姊婿丘維屏又于其所聞見作徵  
君雜錄，余感閱君行善與先徵君類，爰詮次所聞條  
于左，持歸山中訓家子，兼風厲吾鄉人。夫好名而爲  
善，尤愈于不好名而不爲善者。况爲善而不好名，其  
可無傳哉！君名世璋，歙西巖鎮人，崇禎末補國學生。

附錄

揚州育嬰社者，收道路棄子女而乳之，寵乳欲以

爲子女者以去其風漸于浙江北直諸處予至揚  
每欲往觀未果丁巳十一月望日偶同友人過其  
社則婦人之襁乳嬰兒以來者百數十當日者持  
箚唱名給乳直與嬰之絮衣右介之室醫者處焉  
嬰疾及瘡痛皆有藥予見而涕下嘆曰誰盛德人  
爲此者所謂補天地之缺陷此其是矣往聞乙未  
春蔡君商玉見遺嬰在地憐之歸語象南象南屬  
人求得乳婦月給直五錢象南因告諸同志以爲  
揚州南北之衝女子號佳麗四方遊宦貴富者多

買妾僑家。生息既繁。常倍直以備乳。貧家利厚。直往往投其子女水中。或棄道周。故揚之遺嬰。視他方爲甚。吾耳。目所不見。聞者不可勝數也。于是立社館。曉棄兒者。置社旁。而令商玉主之。自是每會。嬰兒多至二百餘人。己亥。海警至。社人東西竄。資大匱。乳婦咸欲棄嬰去。商玉以告。象南曰。毋。我固在也。遂獨給數月。社人稍稍集。久之。有他徙。或家中落者。資又匱。會給事李公書雲。以內艱歸。象南同程君休如。詣李公。請入社。因定人直一月之條。

卷之二、三集、第一、三  
衆入不足者、直人補之。象南乃自占兩月、故育嬰  
得無闕。自乙未至今、二十有三年、所存活三四千  
人。

大江數千里、折而至京口、岸最寥濶、文勢將趨海、  
金山中峙、波濤激駛、往往覆舟。象南歲饑渡江、舡  
數舳於金山、厚直募善駕者。過舟覆、則飛漿救之。  
又慮舟子貪他利、不及事、乃與吳君孟明、程君休  
如、汪君子任、吳君道行等、更立條約。凡漁船皆得  
救人得生者、酬以一金。死者十分之六、別爲塋葬。

費京口瓜洲各養僧主其事

庚子夏揚四鄉疫大作象南延醫施藥於三義閣下扶病就藥者日五六百人凡百日壬子又疫施藥浮山觀百日甲寅疫又作施藥高家店凡兩月三藥所濟幾九萬人所費約千金募助者十之二象南少時代所親押鹽之高淳至石臼湖風作桅中折舟子號泣曰桅折吾豈更辦此將踴身入水象南急手掣之連呼曰吾償汝時象南貧甚錄累數年得二金盡以與舟子舟子謝曰君活我

象南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盡葬之。

有友洪某，喪妻年四十，貧不能更娶。象南曰：君單傳無子，如宗祫何？遂親爲擇配，贈百金。後生子四人。

門下孫某者，嘗薦一人筦鹽事，孫竊金逃，所薦人不自安。象南溫言慰之，曰：母疑恐事不相及也。待之如初。其人感服，終身宣力不怠。象南性溫厚，遇人以誠，類如此。然卒以此得人，耶能崛起成大家。里人汪生與象南同避亂，爲謀面交，汪傾貲買地。

以葬祖父。既謀生無策，持所住屋契質人，莫肯應者。象南念汪傾資葬祖父，孝人也。慨假三百金。汪生卒致富。

羅生美丰儀，家赤貧，碌碌走市井，爲白徒。象南勸之力學，因授以事。其後家起，累萬餘金。

詞客曹基以硯田自養，不事干謁。象南高之，爲認窩代納稅。曹坐享其息，以當恒產。曹沒，妻子無凍餒焉。

汪氏兄弟二人，貸千金販米豆，大折閱。兄弟相繼

其妻子自徽來以所存磁器百三十兩爲償。象南惻然曰是孤兒寡婦何以自存乎悉還之未嘗取一杯。

韓師翟君六十五而喪子云七世單傳矣象南贈金爲買妾翟君語人曰吾何以報德私爲表一通告於東嶽。

吳君居塾二載去旣老邁携子詣象南居半月終日長嘆象南怪而問之曰欲貸六十金爲兒作生計可得活耳明日如數以贈。



塾師胡到館甫四月，赴泰州試，妻以產子死，其父持尾契奔告象南，贖三十金，爲歛具。時方酷暑，象南曰：不可須矣，急還其券，贈五十金。曰：喪事寧使有餘，毋更貸他人也。

興化趙君在塾數年，水荒甚，貧困屢貸，幾數百金。旣歿，毫釐無所償。象南簡先後諸券，盡還其子，曰：毋畱此累人妻子爲也。

同里汪某貸銀三千金行鹽，旣負旗下債，虧折憂鬱致死。汪無子，兄子扶柩歸里，象南持酒漿紙錢。

臨棺拜之。祝曰：汪君魂氣長往，母復念此事，盡取諸券焚其前。

王喜鳳被誣逮於法，以十二歲女質人金。如其歲營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南捐十二金贖還之，母女皆獲全。

下河周氏携幼子馬驥來訴云：水災七年，糧多逋，夫老受杖，血肉淋漓，更拘妻子以代比，一家併命矣。象南爲償官道，老幼得不死。

友程氏納聘一年，婚有日矣，而無資，每嗟嘆象南。

知其情許助以金歸牽他事忘之夜半忽憶及躍起披衣取金遣人齎以往明日遂成禮後生四子云

揚州下邑七歲水災饑民日集揚城象南出六百金首倡募米以賑于南門外淨慧園設廠煮粥日食二萬餘口凡數年既而水不已就食者益衆更倡同志請于巡鹽御史計鹽引捐助米薪四境設粥廠並施絮衣自庚戌九月至辛亥三月每日就食者四萬餘口所全活不可勝計

水災既七年，死者枕藉，象南舉以棺，不足，繼以葦席，四關外，僦人埋葬之，所費三百九十餘金，棺直不與焉。初，揚城破，死人遍城野，又屍塲積棺骸，哀如山阜，象南並延僧收簡，卜地葬之，十餘年不絕。更設齋醮，爲薦拔，燃路燈，不使怨鬼迷行人，凡所費不可數計。

揚北門外，養濟院傾圮，鯁獨老病無所庇，象南倡同志新葺之，設佛像以化慰其心。

象南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饑民，蜂屯江口，乃

稅駕避風館買米三印賑之而去。

儀真縣所後有仁壽橋負鹽者必經久而頽圯諸巨商弗問也象南一日過之立買木修所費以百金揚西門雙橋圯孔道行人褰衣而涉象南修之亦百金二十四橋圯修之三十金他所修舉不勝紀。

揚北門外司徒廟右山之阪險亥雨者數尺泥驢馬蹶傷人人負者恒敗物象南出助儆人削平之爲治道路行者便焉。

奇事之怪  
非公奇人耶  
以遇此奇事  
為後來未識  
者之稱快  
後耶

揚運河距南門五里處，鹽艘糧舡及他巨舟過者，  
每遭破壞，害數百年人，傾千萬金。至喪身命，故老  
皆言：下有神椿，為靈怪所憑。申寅正月，河涸而椿  
出，有巨楠無數，植其下。象南聞之，曰：往者僧嘗募  
人于水中斫之，計日受直，弗能拔一椿。今水涸，椿  
見，時不可失也。乃同程君休、如、言、雪往視之。屬方  
君子正注君彥雲董其事。象南乃出金匣中，號于  
衆曰：有能起一大椿者，予一金。小者金遞減。人爭  
趨利，凡三日起一百六十餘椿。自是舟患永絕。又

三。日。而。水。大。至。

孔廟聖賢像嘉靖中，用閣臣張璉議，以像教始自  
釋老，非禮，詔天下易木主。諸像悉閉度閣，凡百五  
十餘年。今辛亥，部牒復令天下更木主立像。揚州  
儒學官，撥人也。開閣而丹漆剝落，手足形不具，人  
不忍正視，乃謀于象南。象南欣然，卜日出資自敦  
匠塗樸丹，釐之。餘人聞其風，有輸者。府縣二學宮，  
至聖袞冕臨南面，諸賢章服列坐西東。煌煌炳炳，  
肅肅穆穆，謁拜者如克見聖焉。

江都縣治之西，故有禹王廟。不知建自何時。廟右偏，浮山出土面，石質如鐵。相傳下有沸泉。大禹以是鎮蛟龍者。廟湫隘，年久傾欹。榱、楹、棟、折，門、庭、榛、蕪，第不可行。時廟東城隍司，西浮屠，並郡人改作。金碧輝爛，象南慨然于中。謂神禹功在萬世，非然者，天下人幾無噍類。今廟貌若此，可謂悖本。歲辛亥，乃鳩工。迄壬子落成。楹殿闕麗，丹雘煥發。更造聖像，高大倍舊制。輶冕儼若，蒸已垂衣。左右像稷契皋益，以配享。西介建閣，以祀文昌。覆浮山以



亭應門之內。按圖九鼎列像鬼神。挺拱飛伏。靈怪呵衛。九頭縱目。幻忽窈冥。蓋入廟者不思敬而敬焉。魏禧曰。釋老氏之言禍福也。奉之者福。簡者有禍。吾儒之言。修德有福。背德者禍。故天下愚民至士大夫。莫不誦事二氏。以干無望之福。弭已然之禍。仙宮梵宇。遍寓內。而孔子之徒。遂亦簡棄其師。以爲不關禍福也。噫。嘻。甚矣。象南乃毅然修孔子像。上及禹廟。抑又遠于人情哉。誰謂魚鹽中人。抗志希蔡澤者。而顧及此哉。

揚城南有七級浮圖萬曆時所造蓋邗水迅駛直下東南風氣偏枯故造塔以鎮之既圯既修戊申之夏洶然地動塔若搖筆頂墜于地諸佛露出風雨披離象南旣屬道人唐氏募于衆應者不足大益以私財自下及上煥乎作新椽木之覆更以甃甍視舊制高丈有六尺實爲維揚壯觀焉說者咸謂文筆盡起厥利科名自是捷南宮者倍昔蓋其應云

象南老好觀書年七十餘每夜漏下二三十籌手

不釋卷嘗自抄錄古人格言于壁以自勉訓子孫  
謂人曰吾生平不博奕不美食袷服不游娼優無  
他嗜好也居室卑狹無園亭之娛所坐臥小室人  
每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且  
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棄也

或有勸象南宜節嗇布施留財以遺子孫者象南  
曰撲滿有入無出吾懼其撲故不敢滿且吾子孫  
固未嘗貧也使至于撲欲求爲中人產得乎

吾聞象南爲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或辭多居

少事恒不彰。然士君子里巷行旅之人，其可指而口頌者，已如此。其他釋老之宮，縑黃焚香之費，祠廟之修建，爲世所能爲者，弗書也。比年吾江西暨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

聞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挈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雲，扶于浴堂，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人謂象南志切濟人，誠

于中勤于事故造次之聞克全大德而八十餘人  
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外人罕知者予蓋得于  
其家族云

楊紉芷曰閔君行善數十年不倦予衡宇相望  
最敬之叔子關天關地一段至大至切議論非  
逢閔君不得發也所紀散條字字高古乃知作  
者雖帳簿瑣俗事定有文章足供誦味

贈黃書思北游序

丁巳之秋，予自江西來揚州。黃君清持之仲子書思

以高才不錄，明年春將就學於成均，以試黃子冲然

而質好學問，請一言贈其行。予曰：以文試，吾何言哉！

頃者吾見予所黜卷，雖冠冕江南，何弗可而不錄，命

也。雖然，語有之：人定者勝不於南，其錄於北，必也。以

文試，吾何言哉！君子之學，將以用於世，用於世者必

知世之所急而先其切于民者。予江西人也，而予江

南人，又家揚州。夫自吾贛至揚州，三千里，所見所傳

魏叔子文集卷十 書思一

聞苦處皆三四年間天下民生之苦未有甚于江西者寇兵  
所蹂躪其夫妻子母死亾離散不相保聚者十之五  
六無衣食饑寒死垂死者十七八矣江南號稱樂土  
然民困賦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揚之下縣七年被水  
災民死亾殆盡前八月予之興化省李廷尉疾舟百  
里行田中句句蕪洋在大海無畔其不能去者則躡板  
而炊婦釋赤裸相向水立句拾螺蛤于泥中舟子言  
如是者數州縣凡千數百里也而予五客揚自始至  
迄今每來則災民之乞食于市者相摩肩不絕賦以

外多道死嗚呼何其甚哉予嘗私謂治河之大吏不

當以資敘遷當如漢武帝募使絕國之詔或出公卿

所共舉或重賞爵招徠其人而大吏亦倣此意以擇

屬官招致草野非常之士又當如趙充國先上方畧

寬以期日夫然後河取得治揚下邑之遺民可活也

子之行必將以文木傾動諸卿大夫他日連第春官

其必畱意于江西揚州之民乎而且先為諸卿大夫

言之子故工詩歌古有采風之義子盍為詩以待太

史之和當路多賢者如嚴司農灑亭葉太史子吉皆



吾故人子往見試以吾言告之

黃仙裳曰不意贈游試太學文乃有此等絕作尤  
妙就江西揚州目前切身事上發揮並無另作爐  
竈之意真大家高手也

潘雲客曰如繪流民圖而筆力高古又就便帶出  
治河大議論可爲萬世不刊之言

丘邦士曰論救災傷之文得此逸筆史記平準之  
遺

○○○贈宋員外權關贛州叙

商丘宋君牧仲、以刑曹郎權關贛州、除門征、蠲舟筭、平權度、赦過誤之罪、商旅咸言、百年數十年、耳目睹記所未有、聲聞於寧都、己未九月、予頭風作、就醫秦和、舟阻兵於贛、君聞而就交焉、先是君甫至、寓書山中、數百言、以官守不得至、且迎予、予病辭、及相見、甚相得也、君語民生困苦、必感額而憂、予私念君少以詩文名海內、有才者、不必有德、好文學者、疎吏治、古今所同歎、而君顧若是、豈不爲賢人乎哉、迺私告君

曰古之爲關譏而已故曰將以禦暴自壟斷起而征商崇本抑末而稅屢後世以其征諸市者重倍而施諸關然其稅甚微未有過沿而重如今日者以余所見聞則又莫甚於蕪湖余往來大江南北嘗十過之焉尺絲一履寒苴一甕皆有稅布帛續短以爲長或尺寸不如法則直而裂其匹之半以歸於官官稅一而他費三之有客以半銖買麤茶一籠者稅籠於工部稅茶於戶部公私之費視價浮五之三焉客怒而投諸江此皆余所聞見其頗寬大者十纔一二耳予

嘗私謂蕪湖戶部之稅其必當革有三蕪湖江南之中計商貨被稅者至是或三稅或四五稅未有初稅之物經是關者夫以小民私賄一物而至於三四五稅不已甚乎況不百十里又有龍江之關當革一也口岸不利泊舟風發則相擊撞或至破碎又商旅久稽事已則不擇風而速發往往至覆溺當革二也或謂國用取諸蕪關甚大革之則用無所出按添設戶部一稅實起天啟中科臣建議前此萬曆雖號承平三大征不爲不多事矣時未嘗有此稅也自明道數

系漬江陵  
口集私心  
遂服嗙先  
生為明代  
甲相業第  
一人不謂  
魏君為業  
仰念及之

之於漢魏數千年皆未有此稅則將何以爲國乎作  
備者身受絕嗣疆域之應至今爲商旅所咀嚼當革  
三也予讀故相張江陵集其贈周水部權荊州關叙  
曰古之理財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  
源不幸至於匱乏尤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今不務  
其本而爭於賈豎以益之可乎嗟乎江陵當嘉隆時  
民安財阜蕪湖戶部之稅未立他關稅視今不過十  
之三。四。而其言猶若此。今百姓窮乏關稅大者仰食  
萬人吏胥美田宅蔭子孫者以百數十計則商安得

而不困。民用安。得而不屈。使江陵當此。其爲賈生痛  
哭之談。又不知何如也。是故以賢者爲之。則行美意  
於法中。祛大害於法外。所補救猶得二三。不然商困  
而民用屈。爲國家者。幾何其能利哉。予布衣廢疾。言  
之爲出位。雖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士時位不同。天下民生。則自唐虞三代以迄  
于今。一也。身苟不能利諸民。而猶有可以告諸其賢  
者。則何爲不言。君位卑。卽不能有所改作。君富春秋  
地望才能。他日當爲公卿。或得執天下之柄。意者其

迎用吾言乎君認諸心而已

門人蕭從泓曰因贛州關政之善而感發於蕪湖  
遂爾暢切言之大意在恤商裕民舉彼見此指一  
該十不是喧賓失主也其文蒼朴不乏風韻可追  
西京

○○○贈萬令君罷官序

君名顯生  
字文若

武進萬君以明經令吾寧都

通鑑以己而為章。洽。寫。

之無所為者己而寧之民見其廉也曰三十餘季無

是官矣己而見其才曰五六十季無是官矣己而見

其所守久而益众大兵大亂處之若無事也曰吾儕

耳目所及視記無是官矣己而君以廉得辜罷歲餘

不能去傲西城下之屋而居焉出則步行應門無紀

綱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車也徵稅之

耗視前蠲其大半日肉二觔蔬數束酒二壺幕中賓



客之食皆在賓客嘗不堪托事太一粟一薪之費一夫之役不以取諸民有所而民嘗多取備是以寧之民德之易堂魏禧曰予最服夫君之處乙丙之亂也方甲寅西南變起境百里環強敵十里多伏莽門以內奸民之欲持白楮而起者相視君下令門以內郊以外部署民兵而訓練之民氣日壯作用令日重於是敵伺而不敢備伏戎不敢起作用協鎮之兵不敢譁而好亂民有所歸不至於爲賊於是寧民得晏然保其父母妻子免反覆誅討之歎字也然君之始爲是也禧山中聞

之竊以爲隱憂。古人有言曰：拒虎而進狼，改革之際。

寧之民嘗稱兵於市，白日而殺人劫人於縣治之門。

己而郡兵破縣城，屠掠幾盡。今以急用之，能保其

不爲狼乎？己而聞民兵稍有跋扈者，己而聞君因事

繩以法，法者二三人，其黨無不伏。於是終亂三季，郊

而之民無敢動以迄於今。帖然若未嘗聚衆而鼓之

者，予乃喟然嘆曰：其古之人也。夫消禍於未萌，折亂

於方長，以靜制動，而以閒暇治其勞，其古之人也。夫

予三四卜季以病不交州府，丙辰之秋將遊三吳，治

裝於西郊僧舍。君夜聞之，啟關而出。西城兵二百許，放、帶、民、兵、處人聞令君夜出，皆佩弓，乃先後走護君已，而知爲就視子也。皆大驚。子乃與君爲往返禮。今予以病臂，就鍼師於雙林道，出武進將遊君里，與君如舊爲吾故人者，相談譏而君尚不得歸。子過君寓室，見君服御趣處，未嘗不慨然太息。回、轉、廉、言、放不可爲也。前季郡兵數萬，潰城下，欲夜入君閉門，解印綬，拒之。寧人感其功，比罷官，閉市三日，爭出錢爲請，然不動聲色。以定大亂，其大功在不可見者，寧之人未必知之。於是

乎有言

張駘菴云當局者原本實心行實政表揚者第就所見與所聞不爲繁稱覺循吏之傳遜其纏綿樂只之章同其婉切

萬公爲治寧之民德之不能忘魏叔子先生爲萬公壽有序罷官有序何其於萬公始終不置乎知魏子之爲萬公富于言則知萬公之爲吾寧富於德已溫應峯詳識

彭躬菴曰寫出萬令君作用深心處可爲定亂之

澹點綴廉吏微帶風神格筆之妙大有史公遺意

○贈別方西城敘

庚申三月予就醫雙林中道病作力疾下章門使門人清江熊頤主醫藥故人方子西城輿致其寓室日月畢具旬有五日而起夜寢常朗朗聞西城讀書聲因念西城處魚鹽市條然自修潔又樂交文章學問士不侵然諾於朋友其遇子厚非偶然也往戊午冬子與疾寓章門與西城僅隔一壁西城夜咏誦不輟如今時間出其詩示余頗有吾伯子風氣心竊怪之及得放還山西城持尊酒飲子則自言得伯子詩於

揚州好之且飲且口誦其賞心之句反覆吟哦予時  
與季弟駐杯而聽凄然泣數行下嗟乎吾兄弟不得  
見伯子有能傳誦伯子之詩若文深慕而篤好之者  
如見伯子焉此其人雖與吾無謀面交吾猶將拳裳  
從之况如西城者其能以忘情乎哉西城年甫踰三  
十好學不倦其所至吾烏能盡之當乘閒益務讀古  
人書爲有用之學不獨以修潔異衆人已也予行矣  
於西城眷眷不能已爰命熊生書此爲別

王汾仲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文之情境似之

○○贈張駘庵廣文序

南昌張君駘庵以高科爲廣文先生于吾寧寧之士誦法其文章又親炙其教君初度諸士將舉觴相率而屬予爲之辭君乃趨駕而謝曰母吾之鬱鬱不得志于斯也其何壽之辭且君亦知吾之當食而歎寢寤而欷歔者乎戊子之亂吾奉吾母避兵于山莊游騎猝至母氏自跳越而沉于河吾是時欲自沉也父命強止之至今餘痛焉其後里中橫逆起連吾父產旣蕩析無以養負笈四方取束修以養今苜蓿之供



口作文如喜

引四子書中

全句凡六一

經辭歐語以

不為是也

不得逮兩先人其何壽之辭子曰諾遂以謝里中士  
而君於子日親善往還數數有加禮焉子嘆君能自  
降階篤朋友之好非尋常科名士所及而所以教吾  
寧士者其于大本恢恢然矣古之聖賢論學必先孝  
弟至治國平天下道不越此于學官尤為要務故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使主教者以文而不  
以行以言率而不以身先之則諸士何法君去戊巳  
之際且三十年年踰五十而惻然不忘其親若此夫  
人子于親富貴壽考百歲而令終綿掇之際莫不呼

天○捨○地○而○盡○哀○焉○蓋○其○心○卽○千○萬○歲○而○無○終○窮○期○也○  
又○况○于○遭○時○會○之○屯○厄○命○之○不○循○而○或○不○得○其○正○寢○  
者○且○夫○毀○節○而○偷○生○以○老○固○人○子○所○不○願○然○死○有○重○  
于○泰○山○者○亦○非○人○子○之○心○之○所○期○雖○其○親○身○沒○而○令○  
咎○長○存○未○嘗○不○竊○以○爲○幸○而○終○不○以○易○其○哀○痛○之○情○  
此○則○君○之○所○爲○自○盡○也○已○君○舉○甲○午○鄉○試○第○一○人○人○  
爭○榮○之○子○謂○三○年○而○一○人○不○足○爲○君○重○且○君○五○世○中○  
大○司○馬○蒙○谿○司○馬○之○兄○木○山○君○諸○子○公○謀○皆○幾○得○第○  
一○人○則○君○固○視○爲○張○氏○之○常○業○子○廼○特○表○君○孝○思○爲○

文贈君且以告吾寧士之服君教者不僅在其文章  
科名也君母夫人姓王氏亦南昌人

謝亭三曰他人只在科名上極口稱美而叔子淡  
淡說過獨從根本上唱三嘆旋轉曲盡然其淡  
說處正是深贊于此知避俗之法